

东南亚华人乩童仪式传统^{*}

——以新加坡兴化人“坛班”为例

郑 莉

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兴化人坛班的个案研究，探讨华南乩童仪式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承与创新。兴化历史上的坛班，是经由“肃坛持戒”形成的乩童组织，分属于不同的庙宇或教派。兴化坛班传入新加坡之后，最初主要是教派组织，后来在同乡庙宇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成为兴化方言群的主要仪式团体。为了因应当地的特殊历史环境，兴化坛班的仪式传统不断创新，其组织形式也日益趋于多元化和国际化。新加坡兴化坛班的发展历程，不仅反映了东南亚华人乩童仪式传统的能动性生命力，同时也反映了仪式组织对海外华人社会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东南亚华人 乩童 仪式传统 兴化人 坛班

作者 郑莉，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以降神扶乩为特征的乩童仪式传统，国外学者对此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早期研究新加坡华人乩童的学者认为，由于乩童仪式具有高度的个人化特色，使得他们的宗教信仰难以长期维持。^①近年来研究东南亚华人乩童的学者，大多关注乩童仪式的适应性，尤其是因应时代变迁的文化策略。1980年代研究马来西亚“九皇”乩童的学者指出，乩童仪式的内容、形式与表现方式，表明参与群体试图赋予他们生活的世界以一致性。^②长期研究马来西亚槟城闽南人乩童的加拿大人类学家白缙（Jean DeBernardi）认为，乩童的仪式、信仰与叙事方式，都是为了回应他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她特别注重政治变迁对华人民间信仰和文化策略的影响，认为槟城乩童的仪式活动已带上明显的时代烙印。她还曾经到厦门、台南等地考察乩童

*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郑振满教授指导，黄向春、丁荷生教授提出修订意见，谨致谢忱。本文得到福建省社科基金（FB2018B097）及中央高校基金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编号：20720181070）的资助。

① Elliott, Alan J. A. *Chinese spirit-medium cults in Singapore*.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 No. 14.) Lond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5. Leon Comber. *Chinese Magic and Superstitions in Malaya*.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60.

② Cheu Hock Tong. *An Analysis of the Nine Emperor Gods Spirit-Medium Cult in Malaysia*.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1981.

仪式，试图对闽南原乡与海外的乩童进行比较研究。^① 不过，关于东南亚华人乩童与华南原乡的历史联系，目前还缺乏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本文试图以新加坡兴化人的坛班组织为例，探讨东南亚华人乩童仪式传统的传承与创新机制。

所谓兴化人（Henghua People），特指东南亚华人中的兴化方言群，主要来自福建中部沿海的莆田、仙游二县及附近福清县南部和惠安县北部的兴化方言区。^② 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兴化人比例甚低，但却长期垄断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交通行业，俗称“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③。东南亚兴化人的庙宇，大多是原籍村庙的分庙，也有少数是由某些仪式团体创建的庙宇。在这些庙宇中，通常都有号称“坛班”的乩童组织，负责庙宇的日常管理和仪式活动。早期的坛班弟子都是兴化移民及其后裔，后来也逐渐向其他方言群开放。不过，由于坛班组织隶属于特定的庙宇，可以说是兴化人庙宇中特有的仪式组织。

新加坡兴化人的坛班仪式传统，源自于兴化原乡，但又不断有所创新和发展。那么，在海外兴化人社会中，坛班仪式传统如何传承与创新？坛班组织在兴化人庙宇中有何作用？坛班仪式对海外兴化人的日常生活有何影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兴化坛班的由来与仪式组织

兴化本土的坛班组织，主要活跃于兴化平原北部的江口、涵江一带及福清县南部的兴化方言区。由于现存的历史文献资料不足，我们还无法深入探讨坛班仪式的历史源流。^④ 据江口老道士吴九涛先生回忆，在他见过的道教文献中，康熙年间已有为坛班编写的科仪书。不过，目前笔者尚未看到此类文献，暂且存疑不论。在新加坡昭灵祖庙，笔者曾发现一本《鳌山境昭灵祖庙神咒册》，收录了一批清代中期的仪式文本，可能是年代最早的现存坛班文献。此书内有如下题记：

道光廿三年六月廿五日，坛下陈广顺眼观法策五本，三本一样、二本一样，交付林门收藏。此是道友有功事召用，无事不许私自昭观。此是林门不敢私占此策，六月谨告特示。^⑤ 由此看来，此书是当地坛组织内部使用的文献，对外秘而不宣。此书还有如下记述：

乾隆甲申年五月廿四日，都缘、福首到宫相议，要卜桮时，马公元帅下坛判八句：

真君威灵不徇情，重兴庙宇庇子民。

欲设戏文表天曹，名声荣荣护子民。

合境须当壮吾神，方显鳌山有神明。

若有不尊吾不理，异日有事难投神。^⑥

乾隆甲申年即1764年，可见当时已有神明降乩仪式。不仅如此，此书还收录了一批晚清时期“炼童持戒”的仪式文本。此类文本至今仍是坛班组织的核心文献，集中反映了兴化坛班的主要

① Jean DeBernardi, *Linguistic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Southern Min*, *Sino-Platonic*, papers, Number 25, 1991; *Rites of Belonging: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e Way that Lives in the Heart: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and Spirit Mediums in Penang, Malaysia*.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兴化”称谓源自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析莆田、仙游、福清、永泰县地等部分区域设立兴化县，建太平军（后改兴化军，治所兴化县），后改兴安州；元称兴化路；明清为兴化府，辖地相当于今日莆田市。参见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66-67页。

③ 区如柏《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载《祖先的行业》，胜友书局，1991年，第17页。

④ 关于江口平原研究，参见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载《史林》1995年第1期，第33-47页。

⑤⑥ 新加坡昭灵祖庙《鳌山境昭灵祖庙神咒册》。

仪式传统。

在莆田平原北部，拥有坛班的庙宇通常立有“历代古坛”神位，常年香火不断。江口海星村威显庙现存“列代古坛香位”碑记，兹摘录如下：

列代古坛香位：

吴文英、林元利、蔡元真、林元仁、吴元智、林元清、林元福、吴元崇、蔡元傅、蔡福章、林福忠、余福威、吴福善、蔡福瑞、李福祥、林福藏、林福来、余福禄、余福受、林福庆、吴福厚、蔡福进。

民国八年五月吉旦，坛众全立。^①

此碑共记录了22位神童的法名，其中又可以分为文、元、福三代，文字辈1人，元字辈8人，福字辈13人。据当地耆老回忆，解放前大多每隔20至30年举办一次坛班“关戒”仪式，培训新一代的神童。那么，这三代神童的生存年代，大致可以涵盖整个19世纪。港下村福海堂也有民国十四年刻立的“神童禄位”题名碑，共记录以下八位神童“陈法就字孔建、方茂光字子寿、张书绅字德仪、余作霖字德英、陈际春字圣聒、彭应麟字依仁、何宗英字光恒、陈寿世字金章。”^②由于此碑未记载神童的法名，无法分析其辈分及生存年代。不过，从上引碑记可知，晚清至民国年间的神童人数持续增加，反映了当地坛班组织的发展趋势。

兴化历史上的坛班组织，一般都隶属于某一特定的庙宇。由于庙宇的性质不同，其坛班组织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一是隶属于村庙的坛班，其弟子一般是村内某一角头、房支或家族的代表。在笔者访问过的村庙，其坛班弟子都很清楚自己是哪个角头或房派的神童，或者说他们所降的神明代表的是哪个角头或房派。例如，江口山兜琼山境的青云庙，其神童与角落的对应关系如下：九使爷，属汉治角；齐天大圣，属下何角；田公元帅，属林厝角；张公圣君，属上何角；邱公圣侯，属后厝林。二是自立庙宇的坛班，在兴化民间一般称为“洞”。如江口石庭村的九鲤洞、明安殿、文元殿、日明楼，都是由坛班组织创建的庙宇，其所属成员并不局限于本地，可以自由组合。这两种坛班的经费来源完全不同，前者的费用主要来自村庙收入的丁口钱，而后者的费用则主要来自坛班弟子的捐款。更为重要的是，自立庙宇的坛班可以参加村庙的仪式活动，而村庙的坛班则不能参与“洞”里的仪式活动，俗称“洞可进宫，宫不可进洞”。

兴化本土的坛班组织，可以分为三大派别，即琼瑶派、金轮派、庐山派。^③这些教派各有不同的神明谱系：琼瑶派奉卢士元仙长为主神，全称“琼瑶大法院”，简称“仙教”；金轮派奉玄天上帝为主神，全称“金轮大法院”，简称“神教”；庐山派奉三殿真君为主神，全称“庐山大法院”，简称“道教”。在海外兴化人中，这三大教派都有传人，而近年又出现奉欧仙姑为主神的女子坛班，统称“欧仙姑教”。

在兴化坛班的仪式传统中，最重要的仪式活动为“肃坛持戒”，俗称“关戒”，即关门培训新神童。参加关戒的坛班弟子，必须住在庙里进行封闭式训练，学习唱曲、念咒、画符、傩舞、降神、扶乩等专门技艺，一般每次为期三天、五天或七天。在关戒仪式中学会降神的称为“神童”，即神的替身；不会降神的称“扶童”，即神童的助手。^④关戒结束后，聘请道士举行出戒

① 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第325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1页。

② 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第329号，第364页。

③ Kenneth Dean, Zheng Zhenman, *Group Initiation and Exorcist dance in the Xinghua region*, 《中国傩戏、傩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载《民俗曲艺》第85期，1993年，第105-214页。

④ 韩明士著，皮庆生译《道与庶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韩明士认为，自宋代以来，中国人存在两种主要的神祇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前者以仪式专家为中介祈求神明的庇佑；后者通过烧香许愿，在神明面前祈福立誓。在莆田江口平原和海外兴化人中，普遍存在举行关戒仪式的乩童组织坛班，人们通过参加关戒仪式，学习念咒、扶乩、画符，成为乩童或扶童，或可视为人神交流的另一种形式。

醮和散宵法事，并为“神童”和“扶童”颁发度牒，亦称“赐功曹”。在经过三次“关戒”之后，还要聘请道士举行“升天桥”和“拜斗”仪式，使坛班弟子纳入神明谱系，统称“预修”。

无论在“宫”里或“洞”里，无论是琼瑶派、金轮派或庐山派，坛班组织都是相当严密的教派组织。加入坛班的弟子，每年都要定期参加庙中的各种仪式活动，同时也要遵守各种不同的清规戒律，一般终身不得脱离“坛班”组织，否则即为“叛教”。在坛班组织内部，如有红白喜事，必须互相支持。有的坛班组织建立了互助基金会，如江口石庭宫设有“石庭道友基金会”，专门用于坛班弟子的互助活动。这种注重互助的教派传统，对早期坛班组织在海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九鲤洞琼瑶教派的传承谱系

在东南亚兴化人中，新加坡九鲤洞是最早建立的坛班庙宇，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坛班组织。九鲤洞属于琼瑶教派，其前身为莆田江口石庭村的仙师楼。关于琼瑶教派的由来，据说可以追溯至汉代。在2002年刻立的《九鲤洞总镇重建碑记》中，对此有如下记述：

秦末汉初，吾邑忠门镇莆羲卢武强（尉武）、林秋娘伉俪之第三公子，因厌倦当时社会，从小就勤修于道教。年仅十二岁，便同好友齐入紫霄洞，修身炼性，生活清苦，但意志坚强，从不退缩，终成正果，羽化升天，号士元。后因不忍目睹苍黎劫难横生，上喻元始天尊，乞成立匡扶正教，以方便度醒迷津，普济群生，免受轮回之苦，大开方便之门。天尊教主敕命士元卢仙长，领元晖谢真仙、成光王真仙、善德陈真仙，阐开琼瑶法教。

这里的重点在于强调教主卢士元与好友谢、王、陈等人，在莆田忠门半岛的紫霄洞羽化成仙。至于“琼瑶法教”的创始年代，自然不可全信。其实，琼瑶教派在兴化本土的发展契机，始自于石庭仙师楼的坛班组织。据碑记追述：

最早是谢仙长于石庭以符水丹药，治病救人，占卜算卦，堪輿无不精验，乡民深蒙其惠。后他又当空请来卢士元仙长，除妖灭怪，保境安民，群众信奉，琼瑶法教尤见风行。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岁），世乱民艰，瘟疫肆行，石庭六生还往九鲤湖，奉请何氏九仙，来境大开法坛，以助卢仙长等四仙长，消灾救人，香火大兴。^①

上述“石庭六生”，实为清末民初石庭村的六位乩童，其中包括私塾先生荷丹生、药铺老板梅生、中医师牡丹生、地理师元生，其他两位是富有的商人。他们原在当地“七境崇宫”上方宫中降神扶乩，奉祀诸仙，至民国五年，“乡民深感仙恩浩荡，在宫对面另建双层洞宇，号称仙圣楼，又名九鲤洞，专奉四大仙、何氏九仙及上阳卓晚春真人。香火鼎盛，万民瞻拜，琼瑶法教于此大兴”。

新加坡九鲤洞的创始人，主要是来自莆田江口的神童，他们在原籍已是九鲤洞坛班组织的成员。20世纪初，有不少兴化人来新加坡拉人力车，曾经建立了自己的同业公会。1927年，来自江口石庭的神童黄梅子在自行车公会中设立乩坛，但“开教未成”。至1938年，又有坛班弟子黄文经，“亲奉仙圣金身，南渡新加坡”。他先后在合洛律、打石街、惹兰勿剎等地设立神坛，最后迁至亚答街，“正式开教保侨，名九鲤洞”。1943年刻立的《恭塑九鲤洞仙神碑》，对新加坡九鲤洞的由来有如下记述：

大汉敕建琼瑶法教，本教崇奉诸仙师神圣。溯仙踪南渡多年，始于丁卯年设立乩坛于星洲。复蒙卢仙长示谕，法现金容，恩准玉映，又由祖国恭塑仙尊与像南来。嗣因教下金议高建洞宇，是以有虔心教底下乐捐，雕塑仙师神圣宝相。爰勒碑永志不忘云尔。

① 石庭九鲤洞总镇 《九鲤洞总镇重建碑记》，2002年。

中华民国卅二年岁次癸未春，本洞董事部财政处刘元彝公立。^①

此碑是关于新加坡九鲤洞与神明来历的最早文献记载，可见当时已开始筹备建立庙宇，并形成了包括“教下”的坛班组织和“董事部”等庙宇管理机构。当时正值星洲沦陷时期，九鲤洞通过举办普度和持戒仪式，不断扩大其影响。1948年竖立的《公建九鲤洞碑记》，对此有如下记述：

仙圣祀典宫殿，建遍华洋。仙驾南来，多历年所，宏开法教，丕著声灵，度世拯民，御灾捍患。当甲申星洲沦陷中，建五年普度，肃八次法坛，德被远近，功遍阴阳。同人等筹兴土木，未竟全功。遂于乙酉秋抗战胜利时，完成洞宇，并定例逢甲普度，以资纪念耳。门人与善信侨胞，在浩劫之中踊跃乐缘，集巨金四十余万，成万年宝盖，祀百代馨香，报德崇功，勒碑永垂云尔。

莆阳锦江受教关琼开撰述，盥沐书篆，时年六十。

中华民国卅七年岁次戊子元春谷旦，发起助建董事等、财政受教刘元麟同门人立石。^②

新加坡九鲤洞在沦陷期间举行普度仪式，应是始于1944年。所谓“建五年普度”，应是持续举办至1948年。在兴化原籍，坛班组织一般并不举办中元普度仪式，这可以说是在海外特殊历史环境中的仪式创新。抗战胜利后，为了确立这一仪式传统，决定持续举办十年一度的“逢甲普度”。据1954年的《九鲤洞甲午第二届逢甲大普度纪念碑》记载：

琼瑶法教，史碑已详述过矣。当甲申年第一届普度，大兴土木，阻于昭南，洞宇未竟。叩仙师预示，乙酉秋中欧胜利，果尔洞宇建成，宏愿十年一度大开法门。今岁举聘教内外董事，训练三教经师，召集旧目连剧员，征募福缘，完成普度道场。建铁柱拜亭一座，屏史全堂；石碑一面，载明董事及贰拾元以上乐缘人芳名；铜牌二面，列载经师、剧员全体及五元以上乐缘人芳名；总计费需坡币贰万陆仟余元。俾勉励将来，永留纪念云尔。

琼开又撰并书，时年六十六。

中华民国四三年甲午年七月甲午日公立。^③

上述“训练三教经师，召集旧目连剧员”，都是为“逢甲普度”筹建的仪式团体。这说明，自1950年代以来，新加坡九鲤洞吸收了三教、目连戏等仪式传统，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坛班组织。

在新加坡九鲤洞的发展过程中，其教派成员不断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分支庙宇。1952年，开始从九鲤洞中分出“琼瑶教邸”，后来又分出“琼瑶仙教”“琼三堂”和马来西亚亚依淡琼瑶分镇。1961年，在九鲤洞内又建立了“柳金会”，实为石庭黄氏族人的仪式组织。^④

1952年创建的琼瑶教邸，主要创始人九鲤洞弟子黄亚彬，其他发起人多为住在裕廊岐山一带的德士司机、理发师等。关于琼瑶教邸的创办过程，在1997年的碑记中有如下概述：

琼瑶教主敕令：为琼瑶法教大开法门事。本教邸成立于天运壬辰年八月廿七日吉时（15-10-1952），由下列开教功臣：黄亚彬、卢亚鸿、陈锦良、林亚荣、朱仙珠女士、梁文忠、陈世良、邱金炼、陈绍裘、翁钟棋、林辉煌、姚春芹（排名不分先后），开教于陈锦良先生旧居，新加坡裕廊律十条石门牌八十六号。崇奉教主土元卢仙长、主教元晖谢仙师、护教成光王先师、持教善德陈仙师、扶教晚春卓真人、何氏九仙翁、护法雷声普化天尊暨文

① 新加坡九鲤洞 《恭塑九鲤洞仙神碑》，1943年。

② 新加坡九鲤洞 《公建九鲤洞碑记》，1948年。

③ 新加坡九鲤洞 《九鲤洞甲午第二届逢甲大普度纪念碑》，1954年。

④ 所谓“柳金会”，始于1961年，名义上是专门崇拜柳圣侯和金圣候的神明会，但实际上是原乡莆田江口石庭黄氏族人的同乡会，其成员按照原乡的聚落分为四甲（后厝甲、后亭甲、大门甲、中华甲），每年各甲选出两位炉主，负责主办每年元宵庆典、农历四月十五和农历十月十一的神诞庆典。有关石庭侨乡的研究参见郑振满、郑莉《莆田侨乡的跨国文化网络——石庭侨乡的例证》，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12年第10卷第2期，第89-128页。

武列圣。

仙师批示，取名“裕廊岐山琼瑶教邸”，即真宇为供奉师像，受万民香烟之处。仙师另批谕指点，建设琼瑶教邸总殿于新加坡裕廊律十条石门牌八十六号A。总殿竣立处之地，乃陈锦良先生于甲午年二月初一日（5-3-1954）立献地契约书献出，并总殿于甲午年五月初五日吉时（5-6-1954）举行金身开光盛典暨进殿仪式之后，启用于甲寅年五月初五日吉时（24-6-1974），继为何氏九仙塑造金身，并举行开光盛典，及取供奉之处为九华山。^①

如上所述，在琼瑶教邸开创之初，陈锦良先生发挥了主要作用。据调查，陈先生原为九鲤洞坛班成员，以理发为业。因教主降乩指示，要他捐出私宅开教，成为琼瑶教邸的早期核心成员。1954年初，他在《创建裕廊岐山序》中自述：

溯良十余年前，拜奉卢仙长，恪守教规，竭诚为徒。不料天旋地转，教主卢仙长奉天敕令，开琼瑶总教，救世度人，恩泽洋溢于天下。迨自择良住之地，建造大殿，仙长批示取名裕廊岐山，即真宇光拱师像，受万民香烟。设立办事处基础后，本邸教下及信士来临，果有开教之灵。病者到邸，有求必应，仙师恩泽，咸称实真仙也。诸教下及信士等，乃提倡发送募捐，建设琼瑶教邸，办理事务。嗣仙长批示，教内设立董事部、正副主席、正副财政、正副查帐及监察员，由董事部授权多寡与教务，不得超过其额。各部职员分负责任，各无私心，义务效劳。每届年终，董事部召集选举一次，中选者再请仙师符乩批准为效，不得争先恐后，各宜大公无私，有益于教，不可私议之心。良心信口愿，献出坐落于裕廊律十条石车间后之地，以供建造琼瑶教邸足用，永无翻心。诚恐儿孙是非，特立献地契约叁纸存照。良收藏一纸，其余贰纸由仙师指派人保管，每届年终，旧职员应将该契约交出，由仙师指名×员收藏，不得藉端霸占。此规则列入铸成沙铁之中，立基时企于墙壁之上，永无失落之虞，实立万古之基也。是为序。^②

在琼瑶教邸中，至今仍然保存陈氏当初的《献地契约字》^③，以为永久纪念。琼瑶教邸的神明谱系与九鲤洞大同小异，但却增设了火神“雷声普化天尊”。据庙中主事人告知“在前辈开教之初，遇到突发火灾，就扶乩问神，后来是雷声普化天尊护法显灵批示，才使得火势缓和，转危为安。”^④据说，在后来的肃坛持戒仪式中，雷声普化天尊又多次降乩显灵。例如，“我们女弟子首次关戒，雷声普化天尊批示：总共会有50名弟子参加。到了临近之际，果然总数由49人成50人。”^⑤借助于此类灵验故事，琼瑶教邸书写了开教史的新神话，强化了自身的认同，同时也强调了与九鲤洞的差异。

琼瑶教邸创办之初，主要是由坛班成员定期聚会，为信徒扶乩问事，尤其是开药治病。到1970年代，老一代神童逐渐老去，开始举行“肃坛持戒”仪式，培养新一代的神童。据1997年的碑刻记载“第一届肃坛持戒，于乙卯年五月初三至初五日举行（1975年）；第二届肃坛持戒，于丙辰年五月初一至初五日举行（1976年）；第三届肃坛持戒，于丁巳年四月廿至廿六日举行（1977年）；预修功德，于戊午年十月初六日至初九日举行（1978年）。”此外，琼瑶教邸还曾经于1978年举行“目连下元公建大普度”，从农历十月初六起“赓演白雪、和平五天”。

1978年，琼瑶教邸的裕廊岐山总殿之地被政府征用，另向建屋局购地一千平方米，地契编号96-27 pt Mukim VI Peng Kang，期限卅年，由一九八一年元月一日算起。因此，“本教邸于庚

① 《琼瑶教主敕令》，新加坡琼瑶教邸，1997年。

② 陈锦良：新加坡琼瑶教邸，《创建裕廊岐山序》，1954年。

③ 新加坡琼瑶教邸《献地契约字》，1954年。

④⑤ 新加坡琼瑶教邸访谈笔记：2007年5月31日。

申年五月初十日吉时（22-6-1980），移至裕廊西第四十二街门派七十四一号。且本教现大殿告竣后，于乙丑年五月初三日吉时（20-6-1985），举行进殿仪式，此大殿即沿用至今。”目前，琼瑶教邸的大规模仪式活动，主要是每年农历四月十五为王仙师、虎爷和华佗举行诞辰庆典，五月初六为卢仙长举行诞辰庆典，七月中元节举行普度仪式。在这些仪式活动中，一般都要请道士举行法事，同时也要聘请戏班演戏。此外，琼瑶教邸还积极参加其他兴化人庙宇的仪式活动，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2007年农历三月十二，灵慈行宫举行妈祖诞庆典，琼瑶教邸派了三十多位弟子前来参加。他们身着印有琼瑶教邸字样的统一服装，在仪式活动中表演降神的舞蹈。当晚九点左右，先后有9位琼瑶教邸的神童开始降神，其中最为独特的是欧仙姑及青紫两童子的女神童，令人耳目一新。^①

琼瑶教邸迄今已经关戒8次，其中两次为女子关戒。现有男教下约100人，其辈份排行为“琼道真传开正教，瑶高宇宙建兴师”；现有女教下约70人，其辈份排行为“仙妃妙法传坤道共种桃李法园绿叶成荫，琼瑶正教庆众生同登蓬莱仙境道脉长存”。由于琼瑶教邸在新加坡率先引入女子关戒，吸引坛班弟子的家眷参加各种仪式活动，因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琼瑶教邸的坛班成员并不限于兴化人，而是不断吸纳其他方言群的信徒。有位祖籍福州的琼瑶教邸弟子告诉我“我外公是兴化人，我外公就加入教邸。传说日本沦陷期间，卢仙长显灵，用仙丹救了很多。所以有很多别色人加入这个教下，成为弟子。”^②由此看来，降乩治病是琼瑶教邸的主要特色，因而其影响力早就超出了兴化方言群。

琼瑶仙教是从琼瑶教邸分出的坛班庙宇，但据说早在10多年前就没有兴化人加入了，目前的教下弟子均为闽南人。当笔者于2007年初次到访的时候，庙中主持人告知：

我们这里已经没有兴化人了，可是我们都是早年在兴化朋友的介绍下加入这个庙宇的。我们是从琼瑶教邸再分出来的，大约是在40年前建立的。发起者都是兴化的德士司机，最早是在四马路，后来迁到三巴旺芽龙8巷，现在是在芽龙22巷。我们都想去兴化看一下，看看我们的老板（卢仙长）他什么时候批示，我们都在等他的批示。希望早日可以去你们兴化看一下。^③

琼瑶仙教的创立时间，大约是在1960年代，当时琼瑶教邸已经建庙10多年了，发起人为当时的一批兴化人出租车司机。随着兴化人的逐渐淡出，琼瑶仙教的神明谱系已经带上浓厚的闽南及其他方言群色彩，增加了城隍伯主、大伯爷和二伯爷，但仍然保留了琼瑶教派的四大仙师和扶教卓真人、通天章圣侯和张公圣君等。目前，琼瑶仙教的主要神明都可以降乩，通常在每周的星期二、星期五和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举行扶乩问事。此外，每年的农历五月和十月，琼瑶仙教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神诞庆典，一般是请道士主持仪式，但不演戏。

琼瑶仙教已多年未举行关戒仪式，严格说并无坛班组织。不过，他们至今仍然强调自己与兴化坛班的传承关系。主持扶乩问事的吴先生告诉我“我们琼瑶仙教的人，现在虽然都是福建人（即闽南人），但是我们扶乩是说话的，不是写字的，而且我们老板开口的时候，是说兴化话的，不信你等下可以听一下。”^④我在新加坡兴化人庙宇访谈期间，受访者都强调降乩开口要说兴化话，因为神明都是从兴化来的。虽然有些乩手从小接受英语教育，但是在神明附体开口的时候，还是要说兴化话的。从使用语言上强调神明的来源，这显然是为了确保仪式的灵验。

新加坡的琼三堂和马来西亚依淡的琼瑶分镇，据说原来都是从九鲤洞分出来的，但似乎并未顺利发展。目前，琼三堂已经停止活动，仅存的一尊卓真人神像，也已经正式退神，成为历史文物。琼瑶分镇虽然香火尚存，但只是一座路边小庙，不再举行大规模的仪式活动，也没有相关的

①② 新加坡灵慈行宫调查笔记：2007年4月28日。

③④ 新加坡琼瑶仙教访谈笔记：2008年7月25日。

坛班组织。实际上,1960年代以后新加坡坛班组织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向周边地区的兴化人庙宇扩散,与金轮派、庐山派、三一教等教派相结合,而不是局限于琼瑶教派的传承谱系之中。

四、同乡庙宇系统的坛班组织

新加坡现有近30座兴化人庙宇,其中绝大多数是原乡村庙的分庙,或是原乡区域性庙宇的分庙。这些同乡庙宇大多创建于1950-1970年代,其坛班组织的形成时间也晚于新加坡九鲤洞。因此,有不少同乡庙宇的早期坛班成员,曾经参加九鲤洞坛班的仪式活动,后来才回到同乡庙宇组建坛班,举办关戒仪式。

新加坡兴化人的同乡庙宇,在原乡已有坛班组织和关戒传统,但一般都不属于琼瑶教派。如原籍涵江镇后郭村的仙宫堂和田头村的重兴祖庙,其坛班组织都属于金轮派,号称“金轮大法院”。早在20世纪初,仙宫堂和重兴祖庙的教下弟子就已经来到新加坡,但并无同乡庙宇,因而只能参加九鲤洞的仪式活动。1950年代,仙宫堂和重兴祖庙相继在新加坡建立了分庙,同时开始组建坛班组织,并举行关戒仪式,培训新一代的神童。到21世纪初,仙宫堂已关戒10次左右,现有坛班成员50多人;重兴祖庙已关戒8次,现有坛班成员30多人。这两个同乡庙宇都是每周定期为信徒扶乩问事,其关戒仪式与神诞庆典也特别隆重,在新加坡兴化人庙宇中久负盛名。祖籍江兜的新加坡昭灵庙于2005年首次举办关戒炼乩仪式,接着又于2007年举办第二次关戒仪式,正式组建了坛班组织。目前,昭灵庙的三殿真君等主要神明都有自己的神童,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和每隔两周的周末,都要举行扶乩问事仪式。

在兴化原乡没有坛班组织和关戒传统的同乡庙宇,目前大多已经开始举办关戒仪式,建立了自己的坛班组织。例如,原籍涵江镇安仁七境的安仁宫,创建于1960年代初,其发起人中有三位神童,但他们都不是经过关戒训练的神童,也没有参加过坛班组织。新加坡安仁宫创建之后,于1972年举办首次关戒仪式,此后又于1978、1982、2003年关戒三次,现有坛班成员99人。安仁宫奉祀的齐天大圣、张公圣君、昊天帝子、玄坛元帅、田公元帅、五显大帝、虎爷等神明,都有自己的神童和扶童,其降乩仪式颇为壮观。

新加坡安仁宫的坛班组织,可以说是海外移民环境中形成的新传统。这是因为,在兴化原籍的安仁七境及周边地区,庙里的神童是由神明自己“讨”的,而不是通过关戒仪式的系统培训。当地田岑村的村庙青云殿,有一位田公元帅的神童,他的妻子告诉我“目前我们村就我老公一个神童,看看菩萨什么时候要再讨人。”^①从田岑村移居新加坡的陈招棋家族,目前已经传历四代,现有人口约50人,他们都是安仁宫中非常活跃的教下弟子。笔者在莆田曾遇到陈招棋弟弟的家人,他们告诉我“我大伯他们那些孙子,年龄都很小,已经就会烧僮了。”^②从他们羡慕的口气中,我们可以猜想,如果有朝一日田岑村开始举办关戒仪式,应该也不是奇怪的事。

祖籍莆田萩芦镇灵慈七境的新加坡灵慈行宫,目前主要通过“赐功曹”的仪式培训神童,组建坛班,但不举行关戒仪式。^③此类坛班组织的成员,必须定期到庙中练习降神的技巧,但晚上可以回到各自的家中。经过系统训练之后,再聘请道士举办“赐功曹”的仪式,即正式确认

① 安仁七境青云殿调查笔记:2009年2月19日。

② 陈兆英访谈笔记:2009年2月19日,安仁七境青云殿。

③ 兴化原乡的“赐功曹”仪式,一般是与关戒同时举行,只有在江口孝义七境佑圣观才有此类独立的培训神童仪式,据说是由于在关戒事曾经出过人命,所以才采用这种简化的变通办法。兴化孝义七境佑圣观访谈笔记,2007年3月10日。

神童的资格。兴化原乡的灵慈宫，原来也有神童降乩传统，但在1949年以后已经中断了。1984年，兴化灵慈宫重修之后，举办开光仪式，邀请新加坡灵慈行宫的神童回乡传授技艺，重新恢复降神仪式传统。据说，当时新加坡灵慈行宫的普济圣侯、柳金圣侯、齐天大圣、虎爷、林公圣侯等神明都有神童回乡助兴。其中千里眼（金圣侯）的神童，在距离村庙几百米处就开始降神，表演得惟妙惟肖、形神俱备，当地乡民至今记忆犹新。^①

新加坡的天性祠，原是一教祠，据说创建于1918年，奉三一教教主林龙江为主神。然而，目前天性祠也有坛班组织，号称“庐山大法院”。天性祠也是通过“赐功曹”的仪式培训神童，其主要神明玄坛元帅、都天元帅、齐天大圣、张公圣君、田公元帅都有神童。目前天性祠共有坛班成员50多人，曾于1949、1986和1995年三度举行“赐功曹”仪式。1995年的天性祠“赐功曹”仪式，聘请马来西亚居銮珠光书院的三一教经师前来主持，前后持续一个多月，全体信徒在此期间都必须实行斋戒。每年农历正月元宵、七月三一教主诞辰和中元普度、十二月的神诞庆典，天性祠都要举办大规模仪式活动，同时也要演戏。元宵节期间，天性祠的都天元帅神像出巡，神童表演“过火炉”，并举行“封路”仪式。天性祠的中元普度号称“大总尼中元会”，从七月十四持续到十七，其间由三一教经师主持教主神诞庆典，同时由本祠神童表演降神仪式。此外，天性祠每隔十年都要举行一次大普度，接受派下信徒送来祠内供奉的祖先牌位。每逢周一和初一、十五，天性祠的神童都会降神问事，但只会开口宣示神谕，不会扶乩。从天性祠的仪式活动看，显然已经融合了三一教、坛班与同乡庙宇的不同仪式传统。

新加坡现存的兴化人庙宇，目前大多已有坛班组织，或是正在筹办关戒仪式。原籍莆田梧塘镇漏头村的崇福堂，近年才首次举办关戒仪式。其创办人之一王金棋先生曾经告诉笔者“我们的庙参加的人少，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关戒。来年我就来关戒，关了以后，看你们还敢不来？”^②王先生的说法，其实是埋怨漏头的乡亲们不关心庙宇事务。他认为只有举行关戒，组建坛班，才能凝聚人心，延续原来的仪式传统。附近青云庙的弟子也有类似的看法，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是我们兴化人庙宇中比较冷清的一个，因为他们没有关戒，弟子当然就不会按时过去了。”^③由此可见，在兴化人同乡庙宇中，举办关戒仪式已经是在所必行。

举办关戒的目的是培训新的神童，建立和发展坛班组织。经过关戒之后的坛班成员，一般必须轮流到庙里值班，并定期参加元宵巡游、神诞庆典和扶乩问事等仪式活动，使兴化人庙宇中的仪式传统得以长期延续。在坛班组织中，由于每个神童或扶乩童都分属于不同的神明，因而形成了以不同神明为认同标志的次级仪式团体。他们在各种仪式活动中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相辅相成，形成了严密有序的组织系统。

坛班组织一般都有严格的“戒律”，必须遵循特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例如，琼瑶教邸共有十条“戒律”：

- 一、光大吾教，不得背叛。
- 二、孝养父母，不得忤逆。
- 三、常存恻隐之心，不得乱开杀戒。
- 四、色欲亡形，不得淫盗。
- 五、同门如手足，不得挑拨离间。
- 六、教中长幼有序，不得以下犯上。
- 七、伦理有常，不得乱伦。

① 兴化洪度七境灵慈宫访谈笔记：2009年2月25日。

② 王金棋访谈笔记：2007年6月2日，新加坡兴安天后宫。

③ 林碧诗访谈笔记：2007年6月12日，新加坡青云庙。

八、书符济世，不得以术害人。

九、持坛者正，不得欺诈世人。

十、仙机秘密，不得随意泄露。^①

在坛班成员之间，通常以“兄弟”相称，不仅在公众仪式中要通力合作，在私人事务中也要相互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坛班组织和关戒仪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仪式专家，强化了他们对本土社会文化传统的认同。许多加入坛班组织的兴化人后裔，从小就跟随父母到庙中观看仪式，在成长过程中持续参加仪式活动，最终成为坛班组织和庙宇管理的中坚力量。我们曾经访问过的坛班成员，大多是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移民，有的甚至已经不会讲兴化方言了，但由于少年时代参加过关戒仪式，目前都成为庙中的仪式专家和主要管理人员。有些坛班弟子原来不懂兴化方言，但由于经常参加仪式活动，后来又重新学会了“乡下话”。例如，新加坡安仁宫的沈庆麟先生，因母亲是福州人，自幼在家中习用福州话。十岁以后参加安仁宫的仪式活动，从学习敲锣打鼓到正式加入坛班组织，逐渐学会了兴化话。^② 不仅如此，坛班弟子的家人一般也都乐于参加庙中的仪式活动，积极支持庙宇的发展。近年来兴起的“欧仙姑教”，专门为妇女举行关戒仪式，组织女子坛班，实际上就是为坛班弟子的家属而开创的新传统。

五、坛班仪式的传承与更新

自1950年代以来，兴化坛班在新加坡持续发展，其仪式传统也不断有所更新。相对于兴化本土，新加坡坛班仪式的显著特点，在于其开放性和多元性。如坛班仪式与三一教仪式的结合，琼瑶派、金轮派、庐山派的融合，女子坛班的创建，都是坛班仪式传统的新发展。新加坡坛班仪式的上述演变趋势，反映了海外坛班组织的理性选择与创新能力。

在兴化原籍，坛班组织通常都是分属于特定的庙宇，很难形成跨地域和跨庙际的坛班组织。然而，由于海外移民的社会流动性很大，其居住形态又较为分散，很难维持一村一庙的封闭式格局。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对周边地区有很强的辐射作用，有不少兴化人庙宇实际上是东南亚各国同乡的仪式中心，因而其坛班仪式与仪式活动必然趋于多元化和国际化。例如，1978年的《仙宫堂重修乐捐基金征信录》记述：

一九五五年，本村华侨陈秋炎、刘珍妹两位先生，在新加坡出重金，买土地，发动星、马华侨解囊捐资，建设“仙宫堂”分宫。四十多年来，每逢农历三月十五日帝诞生日，成千后郭籍星、马华侨到新加坡“仙宫堂”，进行朝圣、礼拜、进香活动。^③

由于新加坡仙宫堂是东南亚各地乡亲的共同仪式中心，在历次修建过程中都得到了各地乡亲的大力支持。从《征信录》记载的捐款者名单可以看出，当时与仙宫堂有关的后郭籍海外移民，广泛分布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其中除新加坡本地乡亲之外，依次为新山8人，捐2500元；麻坡9人，捐2590元；昔加末20人，捐12010元；峇株巴辖6人，捐1155元；哥打丁宜2人，捐300元；丰威港1人，捐100元；关丹33人，捐3900元；丁加奴8人，捐2650元；吉隆坡1人，捐100元；芙蓉坡1人，捐1000元；北加1人，捐300元；沙巴1人，捐250元；吧生5人，捐220元；甘加末19人，捐9930元。^④ 新加坡仙宫堂的这一国际化发展趋势，实际上是为了适应海外移民环境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据《征信录》记载：

① 新加坡琼瑶教邸《道教十戒》。

② 沈庆麟访谈笔记：新加坡安仁宫，2008年8月2日。

③ 新加坡仙宫堂碑刻，年代不详。

④ 新加坡仙宫堂《仙宫堂重修乐捐基金征信录》，1978年。

窃本宫于开坛设教时，原系购置斋堂，当时拙于财力，只有局部装修。……乃于太岁戊午年（1978年）始有本宫重修之议，俾待一劳永逸之计。奈何工程浩大，劳工又付缺如，日复一日，未敢轻易妄举。但事关本宫安危，刻不容缓，引致一般同乡及诸教友，激于义愤，不顾一切，决议动工。……嗣秉承主公降乩，论定古历九月十二日奉请本宫文武列圣进殿，十二、十三两日举行补庆玄天上帝、慈济真君两位千秋华诞。因之建筑基金加上庆祝费用，数目惊人，需费孔急，全人等有鉴及此，而召开董事紧急会议，金认此情形，非发动募捐不可。于是除向本坡同乡热心家征求外，复推派四位代表，北上联邦各地，向各同乡及各位善信劝募，显现神力，扶持到家，备受欢迎。咸说事关全乡名誉，义不容辞，莫不慨解义囊，乐于捐输，其热爱精神，殊足钦佩。结果出乎意料，成绩斐然可观。爰特镌征信录，传昭慎重而资表扬，既可作永久纪念，复能做后代楷模。至此全人等庆祷主公，永庇各位乐捐者合家老幼平安，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福泽永沾。^①

时至今日，仙宫堂的坛班组织和仪式活动仍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其“教下”和“底下”遍布东南亚各地。2005年6月，仙宫堂再次举行关戒仪式，在新培训的六位神童中，居然有三位是来自莆田原乡的短期劳工。这种国际化的发展策略，为仙宫堂坛班仪式的传承与创新增添了新的活力。

其实，目前新加坡兴化人中最有活力的坛班庙宇，如九鲤洞、仙宫堂、昭灵庙、重兴祖庙等，都明显具有国际化发展趋势。在这些庙宇的修建碑记和仪式榜文中，记录了来自东南亚各地的门人和信徒，集中地展示了以庙宇和仪式为中心的跨国社会文化网络。1998年，新加坡昭灵庙董事部在《重建碑记》中追述：

九十年代初，获悉政府征地，拆迁本庙。九四年底，暂移集成汽车公司楼上供奉。幸有识之士荣銮、金祥、武镇诸君倡议重建吾庙，并急速成立筹建理事会，着手筹募基金。奔走各地，庙务扩展，议决不固步自封，广纳有志之士，托以重任。幸获星、马、印工商硕彦、社会贤达、乡亲善士鼎力支持，捐资劳瘁，公尔忘私，集腋成裘，而筹巨资。于九五年觅寻慈云山宫，结伙合建。……九七年十月卅一日，岁次丁丑年十月初一日，吾庙神像与慈云山宫同日开光，晋殿行宫驻蹕。十月十一日，庆祝柳金圣侯千秋华诞，首次举行盛大祝寿道场与千人联欢晚宴。^②

自1980年代以来，新加坡兴化人庙宇大多面临拆迁重建的压力，使之不得不求助于东南亚各地的乡亲，或是设法与当地其他庙宇“结伙合建”，并联合举行开光仪式和神诞庆典。在此过程中，新加坡兴化人庙宇的庙际联系与国际联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新加坡九鲤洞创建时间较早，一度是许多兴化移民寄放香火之地。所谓“寄香火”，就是把神像暂时寄放于他人庙宇之中，每年定期前往该庙举行神诞庆典和其他相关仪式活动，这是海外移民社会特有的宗教习俗之一。新加坡兴化人在创建同乡庙宇之前，有不少来自原籍的神像或香火曾经寄放在九鲤洞，这就使之成为兴化同乡的宗教仪式中心，同时也吸收了来自不同教派或庙宇的仪式传统。例如，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九鲤洞都要举办刘公元帅神诞庆典，这一仪式历来是由原籍江口西刘村的刘氏族主办的。这是因为，刘公元帅原来是西刘的村庙新灵宫的神明，但由于海外西刘人尚未创建同乡庙宇，只能在九鲤洞“寄香火”，因而每年都要到九鲤洞举办仪式。有趣的是，刘氏族人的神童原来是属于金轮派的，现在也参加了九鲤洞的坛班组织，这就导致了不同教派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在九鲤洞偏殿的古坛神龛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来自庐山派或金轮派的“功曹盒”，其原因即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每逢兴化人庙宇关戒时，新加坡的其他兴化人庙宇照例都要前往“探戒”。

① 新加坡仙宫堂 《仙宫堂重修乐捐基金征信录》，1978年。

② 新加坡昭灵庙 《新加坡昭灵庙重建碑记》，1998年。

这种相当频繁的庙际往来，自然也就促成了不同教派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所谓“探戒”，其本来意义是由其他庙宇的神明到关戒现场帮忙维持秩序，因而在仪式现场必须安排来访神明的临时“驻驾”场所，但现在一般是通过赠送锦旗、花篮等礼品，向举办关戒的庙宇表示祝贺，并预祝关戒成功。在兴化原乡，互相“探戒”一般仅限于同一教派之间，而新加坡则早已突破教派的界限，几乎所有兴化人庙宇之间都会互相“探戒”。例如，在安仁宫的坛班文献中，有一组专门为“探戒”庙宇准备的“回庆贺联”。兹抄录如下：

石庭宫 “石炉香火腾万阙，庭殿声灵颂昊天。”

崇福堂 “崇尊真无悬三尺，福曜天枢展七星。”

灵慈行宫 “灵昭万代女中圣，慈感列朝海上神。”

青云庙 “青天日月悬明镜，云海查巡尊大神。”

重兴祖庙 “重光祖庙垂千载，兴进功曹护万家。”

仙宫堂 “仙药妙方康济世，宫符咒水可驱邪。”

琼瑶仙教 “琼苑春风仙曲妙，瑶池秋水道心空。”

琼瑶教邸 “琼阙谈玄迎紫气，瑶坛启教诵黄庭。”

兴胜宫 “兴雷布雨功勋大，胜迹神威教泽长。”

樟宜兴胜宫 “兴胜启教唐虞绍，胜地敦诚孔孟尊。”

九鲤洞 “九华迭翠藏灵气，鲤洞深幽悟妙玄。”

昭灵庙 “昭德光辉同日月，灵威赫曜镇朝坤。”

鲤江庙 “鲤江庙大神威大，莆海流长教泽长。”

天性祠 “天从人意兴三教，性自身修阐一中。”

濠浦社 “威灵有赫镇濠浦，忠正无偏尊圣侯。”

昭惠庙 “昭灵永显称朱帅，惠泽长敷佑赤民。”

会庆堂 “会列圣时调玉烛，庆升平永固金瓯。”

金麟宫 “金凤银钗冠顶上，麟儿赤子赐人间。”

后备 “修持法戒玄功著，敷锡人家景福多。”

后备 “正气浩然昭宇宙，威灵显赫镇宇宙。”^①

上述“回联”几乎涉及了现存的所有新加坡兴化人庙宇，甚至还有为未知庙宇准备的“后备”联句。这说明，新加坡兴化人庙宇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相当密切，从而也就促成了不同教派之间的仪式交流。

应当指出，在近年来莆田侨乡的仪式复兴过程中，海外坛班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代初期，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九鲤洞门人集资创建原籍的九鲤洞祖庙，同时组团回乡表演神童降乩仪式。当时参与此事的新加坡九鲤洞总务李毅民先生，曾经对笔者说“兴化老家很久没有人扶乩了。当时我和亚松一起回去扶乩，那一次真的非常轰动，几乎全村的人都过来观看。不过，现在大家都重新学会了扶乩。”^②在新加坡九鲤洞，我还看到一首乩诗“五十年前师度弟，五十年后弟度师。”这首诗高度概括了坛班仪式传统在海内外兴化人中的传承过程，也可以说是近几十年侨乡社会文化变迁的生动写照。

2000年，莆田石庭九鲤洞再次改建，易名为“九鲤洞总镇”。在九鲤洞总镇的神龛上，安放了一个“历代古坛”的神位，奉祀原乡的上方宫、紫霄洞、顶旧厝分洞和海外的新加坡、雅加达、丁宜埠、奇沙兰等九鲤分洞的历代神童。与此同时，还成立了由海内外信徒共同组成的

① 《回庆贺联》，《新加坡安仁宫庚寅年持戒文献》。

② 李毅民访谈笔记：2008年8月8日，新加坡九鲤洞。

“建委兼董事会”，统一协调和组织总镇的各项事务。这种跨国社会文化网络的建构过程与运作机制，无疑值得深入探讨。

2011年，海内外九鲤洞门人会集总镇，举办“开教一百周年”庆典，同时举办“持戒”与“游戒”仪式。持戒仪式从农历10月14日开始，至10月23日结束，前后历时十天，盛况空前。所谓“游戒”，即关戒后的神明出巡仪式和神童行傩仪式，据说必须在坛班关戒10轮以上才可以举办。此次百年一遇的大规模仪式活动，聘请石庭清净坛的吴氏道士主持，共有200多位海内外九鲤洞的教徒参加。其中来自新加坡的教徒约30人，来自马来西亚的教徒共13人，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教徒人数最多，包括雅加达、棉兰、丁宜、奇沙兰等地的信徒，总数近150人。总镇理事会专门为此次活动编撰了《百年九鲤洞》纪念文集，回顾了琼瑶教派的百年发展历程，尤其是海外教徒对教派发展的特殊贡献。

近年来坛班组织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女子坛班和“欧仙姑教”的创立。女子坛班始自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奇沙兰九鲤洞，据说最初是由欧仙姑托梦给当地坛班女眷，要求举办女子关戒仪式，成立“欧仙姑教”。在新加坡，女子关戒最初由琼瑶教邸引入，后来九鲤洞也随之举办。在兴化原籍，于2007年首次在九鲤洞总镇举办女子关戒仪式，2008、2009年又连续举办两次，组建了女子坛班，同时还专门培训了一批女子乩手。2009年，石庭总镇公布了如下女乩手名单：

护乩黄金钗，法名师金；左扶鸾黄玉金，法名师华；右扶鸾刘美容，法名师云；护乩黄亚兰，法名师杰；护乩黄秀金，法名师良；左扶鸾黄莺莺，法名师芳；右扶鸾黄玉平，法名师李；护乩关秀美，法名师玲；护乩何玉兰，法名师兰；左扶鸾张美珍，法名师会；右扶鸾陈秀□，法名师教；护乩林美玉，法名师典。^①

上述在总镇培训和认定的女乩手，包括来自兴化本土、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的女子坛班成员。这种国际化的女子坛班组织，并非原有坛班仪式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涉及相当复杂的仪式创新过程。因此，在不同地区的女子坛班之间，尤其注重仪式传统的交流与磨合。九鲤洞总镇的女子坛班成员王水峰女士，于2007年和2008年在总镇参加关戒，此后又于2008年农历11月到奇沙兰九鲤洞参加关戒，2009年再次前往新加坡九鲤洞和苏门答腊丁宜埠九鲤洞参加关戒。^② 她认为，参加海内外不同地区的关戒仪式，对于个人修炼和女子坛班建设都至关重要。

女子坛班的仪式传承与创新，反映了当代坛班组织的内在发展动力。在兴化历史上，坛班组织原是相对封闭的仪式团体，通常每隔数十年才培养一批神童，参加坛班的人数相当有限。在海外兴化人庙宇中，为了强化同乡移民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举办关戒仪式的频率越来越高，通常每隔三五年就举办一次，因而参加坛班组织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往往同一家庭中的祖孙三代都是神童。不仅如此，在坛班组织的仪式活动中，其家人和亲属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在新加坡兴化人庙宇中，大多设有“妇女组”，其主要职责就是为坛班组织的仪式活动提供后勤保障。因此，海外坛班组织的传承机制与活动方式日益趋于家族化，这应该就是女子坛班兴起的内在原因。

六、余论

东南亚兴化坛班的传承与发展，反映了中国海外移民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应变能力和理性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加坡兴化人的不同庙宇中，坛班组织借助于国际联系和庙际联系，不断吸收外来资源，调整发展策略，改进组织结构与活动方式，在庙宇管理和仪式活动中日益占居主

① 兴化石庭九鲤洞总镇《太岁己丑年十月初七日欧仙姑榜》，2011年。

② 王水峰访谈笔记：2009年6月28日，兴化石庭九鲤洞。

动地位。相对于兴化原乡的坛班组织，新加坡的兴化坛班无疑更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

在兴化历史上，坛班组织分属于不同的庙宇或教派，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兴化原乡的坛班组织，通常数十年才举办一次关戒仪式，培训一批新的神童，其人数相当有限，很难在庙宇管理和仪式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兴化历史上的坛班组织，通常是从事于某一庙宇的仪式表演团体，其发展空间相当有限。即使是坛班组织自己创建的庙宇，也由于受到教派传承谱系的制约，很难有跨地域的仪式联盟。数百年来，兴化坛班的发展始终局限于兴化平原北部的涵江、江口一带，其原因可能即在于此。

新加坡兴化人的坛班组织，最初主要是教派组织，其典型代表是琼瑶教派的九鲤洞坛班组织。不过，为了适应二战前后的特殊历史环境，九鲤洞坛班组织很快就趋于多元化发展。首先，在二战期间开始举办的普度仪式，实际上并非兴化坛班的原有仪式传统，而是吸收了三一教和其他方言群的仪式传统。其次，在九鲤洞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曾经吸收了其他方言群或教派的信徒参加坛班组织，后来他们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离开九鲤洞，另外组建琼瑶教邸、琼瑶仙教等坛班组织。这虽然反映了九鲤洞坛班组织的分化过程，但同时也扩大了琼瑶教派的影响。再次，早期兴化移民通过“寄香火”的形式，参与九鲤洞的仪式活动与坛班组织，实际上也引入了各种不同的仪式传统，促成了九鲤洞坛班仪式的多元化发展。时至今日，九鲤洞已日益演变为兴化移民的同乡庙宇，兼具教派庙宇与同乡庙宇的特点。

自1950年代以来，新加坡兴化人创建了20多座同乡庙宇，坛班组织在这些庙宇中得到了普遍发展。有不少在原乡并无关戒传统的同乡庙宇，如今大多也举办了多次关戒仪式，组建了坛班组织。这说明，在新加坡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坛班组织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不仅如此，新加坡兴化人庙宇大多每隔三五年就举办一次关戒仪式，不断扩大坛班组织的规模，使之成为庙宇管理和仪式活动的中坚力量。尤其重要的是，新加坡兴化人庙宇吸引坛班成员的亲属参与仪式活动，引入家族式的仪式传承机制，为坛班组织的发展增添了活力。近年来女子坛班和“欧仙姑教”的蓬勃兴起，集中反映了海外坛班组织的传承机制与仪式创新。

曾经长期研究槟城华人乩童仪式传统的人类学家白缙（Jean DeBernardi）认为，海外华人的乩童仪式及其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协调的主动反应。^①新加坡兴化人坛班仪式传统的传承与更新，无疑也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策略性反应。不过，本文更为注重新加坡兴化人群体中不同仪式传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至于兴化坛班对于当地宏观历史环境的反应与协商，只能留待今后继续探讨。

（责任编辑：李建欣）

① Jean DeBernardi. *Linguistic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Southern Min, Sino-Platonic*, papers, Number 25, 1991; *Rites of Belonging: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e Way that Lives in the Heart: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and Spirit Mediums in Penang, Malaysia*.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Kenneth Dean. "Ritual Revolutions" in *Encounter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2011: pp. 17-42.